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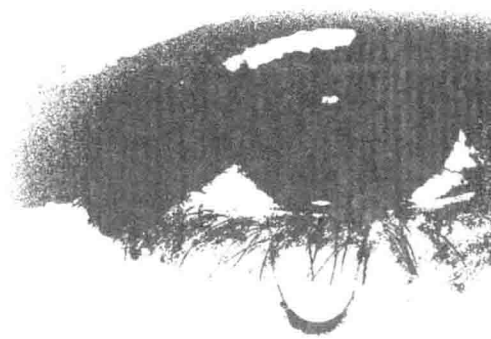
抹不去的眼泪

孟光新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抹不去的眼泪

孟光新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阳 ·

© 孟光新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抹不去的眼泪 / 孟光新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313-4588-6

I. ①抹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0077号

抹不去的眼泪

责任编辑 常 晶

责任校对 于文慧 陈 杰 赵丹彤

封面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60mm×230mm

字 数 394千字

印 张 23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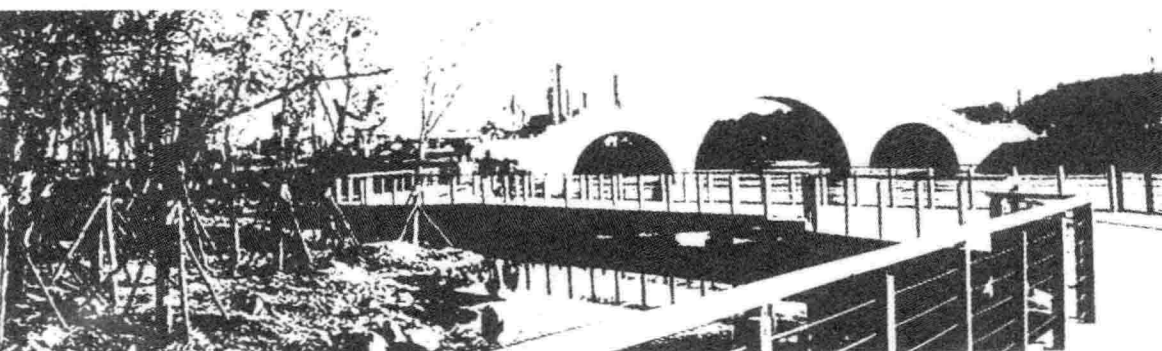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588-6

定价: 45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第一部



第一章

汽车驶出丹阳市区，迎面扑来大片的农田。地里的玉米长得已有半人高了，一些鸟儿在高高挑出来的玉米穗上落下，摇晃几下，又飞了起来，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小时候，姜明浩曾多次穿过这些玉米地，到郊外去捉蚰蚰。回来后，把它们放进罐子里，和小朋友们围在旁边，看它们相互咬斗，如果自己的蚰蚰赢了，甭提多开心了。不过，他此时可没想这些，思绪乱糟糟的，满脑子全是胡莉的影子。

汽车一路向东驶去。这是一台解放牌汽车，是姜明浩爸爸学校派出来的。姜明浩的爸爸叫姜洪轩，是这所学校的老师，当然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车上是他们家的全部家当，装了几几乎整个车厢。前几天，家里收拾东西时，姜明浩妈妈说，破家值万贯，到了农村全能用上。所以，今天早上装车时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所有的东西全扔到车里。车上坐不下了，两个大人只好挤进驾驶室，姜明浩把他的几个妹妹弟弟安置在车厢前部，他自己坐在行李上一个稍微凹下去的地方。

路面渐渐由柏油路变成了沙石路，凸凹不平，越走越颠簸。姜明浩的身子也随着上下抖动，他担心从车上掉下去，用手扯住捆绑行李的粗绳子，让身体尽量平稳下来。又走了一段路，逐渐适应了颠簸的节奏，紧绷着的心慢慢放松下来，胡莉的影子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一个星期前的那天，上午放学时，姜明浩给胡莉写了一个字条，约她晚上六点到天主教堂门前见面。

落日的余晖透过一排高大的杨树，洒在天主教堂斑驳的墙壁上。教堂主楼外是一圈儿青砖砌成的围墙，正中间的铁栅栏大门早被人拆了下来，一堆乱铁似的堆在旁边。主楼上的门窗大都被扒掉了，只留下一个个黑洞洞的窟窿，让这座哥特式建筑变得阴森恐怖，没有丝毫声息。院子里长满了杂草，

足有一米高，乱蓬蓬的，更显得一片凄凉败落的景象。不过，和外面街上的喧嚣相比，这里倒是格外寂静，姜明浩好像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
姜明浩家离这儿很近，教堂门前是他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。在他的印象里，这座教堂的大门永远紧闭着，而且听不到里边任何声响。只有在星期天，才会听到里面传出一种乐器声，音色清脆，曲调悠扬，特别悦耳动听——以后他才知道，那个乐器叫管风琴，是专门放在教堂里演奏的——每到这时候，只要他从此经过，就会停住脚步，竖起耳朵静静地听一会儿。他觉得那是这个世界最美妙的声音。可是，几个月前，一群红卫兵冲进这里，那美妙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。望着教堂高耸的尖顶，十五岁的姜明浩迷惑不解，心底涌出一丝他这种年龄不该有的忧伤。

六点刚到，教堂墙外有个人影，晃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。姜明浩看出是胡莉，便向门口张望。冷不防，背后一声“不许动”，惊得他立刻转过身，只见胡莉咯咯地笑弯了腰，还没忘指了指墙那边的豁口，示意她是从那儿跳进来的。

姜明浩埋怨她：“吓我一大跳。”

“讨厌，当面撒谎，我咋没看见你跳呢？”胡莉说完又笑。

姜明浩发现她换了衣服。他清楚地记得，白天上学时，她穿的是她那套标志性的绿军装，现在则换了一件带小蓝花的白上衣，下身是警蓝色裤子，透着一股子清清爽爽。冥冥之中，他觉得她是有备而来：她也是想和自己来道别？

胡莉探头探脑四处看了看，对姜明浩说：“咋找了这么个鬼地方？像是特务接头的地点。”

姜明浩说这地方僻静。

“又不是搞对象。”说完，她觉得不对，吐了一下舌头，仰头假装去看教堂的顶楼。

“哎呀妈呀，真高。”她晃了晃头，问姜明浩：“敢不敢上去？”没等他回答，她就一蹦一跳跑向教堂大门。背影刚刚闪进去，就听见她在里边大声喊：“哎呀！真大呀！”

姜明浩不想进去，站在外面等她。听见她在里边又在大声喊：“姜明浩！进来！快进来！”他只好也跟了进去。

教堂的大厅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，一排排木椅子早被砸得破烂不堪，

窗户上的彩色玻璃支离破碎，没有一块是完好的。胡莉特别兴奋，这里看看，那里摸摸，还装模作样坐在椅子上，双手合十，念了几句“阿弥陀佛”。

姜明浩心情不好，对眼前的一切不感兴趣，默默跟在她身后。胡莉围着大厅转了一圈儿，说还要上楼去看看。她摸索了一会儿，钻进了大厅角上的一间屋子。不一会儿，又听她在里边喊：“找着楼梯啦！姜明浩，快进来！”姜明浩只好又跟了进去。

屋子里光线很暗，姜明浩觑着眼睛，勉强看清屋中间有个木楼梯通往楼上。他听到胡莉已经在上边的声音，顺着楼梯也爬了上去。上到二楼，是一个不大的平台，一条两米多宽的楼梯，沿着墙壁螺旋式地通向塔楼。姜明浩停在了原地，往上瞅了瞅，问胡莉“还上去吗？”

“怎么，害怕了？”胡莉见他犹豫不决，大声鼓励道，“毛主席教导我们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，姜明浩同学，上！”她一伸手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她拉上了楼梯。顺着楼梯一圈儿圈儿往上爬，等爬上了塔楼，两人都已经气喘吁吁了。胡莉发觉自己还拉着他的手，慌忙甩开，又偷偷瞥了一眼他的反应。

塔楼顶的面积不大，十几平方米，四面墙壁上各有一个窗口。这时，夕阳正好从西面的窗口射进来，金色的光照在墙面上。只可惜，墙面上的壁画被涂得面目皆非，难以看清原貌。

胡莉跑到西边的窗口，把身子探了出去，张开双臂欢呼起来：“啊！多美的夕阳！姜明浩，快来看哪！”窗口很窄，她侧过身子，让姜明浩也挤了进来。西边地平线上，一大片薄薄的云层遮掩住夕阳，从云层的边沿射出了万缕霞光，把半个天空都映红了。他们完全被这壮美的景色所陶醉，两人的手又一次抓在了一起……许久，两个人谁都没说话，静静地望着远处的一切，任凭各自的心跳动在一个节拍上。渐渐的，姜明浩眼前变得一片迷蒙，他失去了记忆，忘记了昨天家里发生的事情，也忘记了今天为啥约胡莉到这里来……他把头转向她，第一次和她挨得这么近，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着她：晚霞把她的脸颊映得更加红艳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向四周喷放着灼人的热浪……胡莉也转过头来，看到姜明浩一双热辣辣的目光，她突然在他脸上吻了一下。像是有一股电流，在两人的身体里瞬间穿过，四目相对，他们一时都惊呆了……胡莉先醒悟过来，她挣脱着退出窗口，双手捂住脸，身子靠在了墙壁上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胡莉怯生生地自言自语道：“我……没做错什么吧？”

姜明浩还在迷蒙之中，没听清她说什么，慢慢走到她的身后，扳过她的肩膀，把她搂在自己怀里。她顺势把头埋在他胸前，呼吸着男孩子身上那陌生的气息，慢慢地，她的头抬了起来，双唇触到了他的脸上，她喃喃自语着：“你真好，真好……”任由嘴唇自己去寻找，寻找它梦魂萦绕的另一半……终于找到了，紧紧地贴了上去，一动不敢动……此时的姜明浩，脑子里一阵眩晕，一股热浪从腹部涌向全身，他把怀里的胡莉抱得更紧，胡乱地在她脸上亲吻着，滚烫的面颊，柔软的双唇，还有那口唇里一股甜甜的滋味……直到两人开始了喘息，才慌忙地把对方推开。他们害怕了，害怕如果继续下去，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……

胡莉转身跑下了楼。嘭嘭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夜空里。姜明浩仍然沉浸在迷幻之中，没来得及把他家要下放到农村的事告诉她。

二

汽车开了整整一天，临近傍晚才到达公社的所在地。公社的人说，最近常下雨，进山的路特别泥泞，晚上开车危险，最好明天再过去。坐了一天车，一家人腰酸腿疼，也想歇一歇，当晚就住在了公社。第二天，吃了早饭，等太阳出来才上路。山路狭窄，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大石村。

大石村地处省内东部山区深处，四周被大山环绕着，只有一条山路通向外边。从公社所在地过来，走二十多里的山路，便能看见一块巨大的石头立在路边，转到巨石后面，又会发现一条山路，仅有一辆马车的宽度，随着山势弯曲着伸向更远处的一座山峰，顺着这条山路再走一个多小时，眼瞅着快到那座山峰脚下，是一个不大的村庄。当地人把拐进来的那个路口叫大石口，把这段山路叫大石路，这个村庄自然就叫大石村了。这里，就是姜明浩他们家落户的地方。

村里暂时没有空闲房子，生产队长梁树林腾出自己家的两间屋，借给姜明浩家临时居住，他说等明年上了秋队里再给他们家盖新房。梁队长家是一明四暗的五间正房，他把东边两间的东西挪到院子里的厢房里，让出来给姜明浩一家人住。因为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共用一个厨房，共走一个门，实际上，两家人属于住在一个大家里。队里派来几个人，帮着把东西搬卸到屋

里。收拾妥当后，天已经黑了，全家人一天没吃饭，又累又饿，正在犯愁晚饭呢，梁队长进来了，“饿坏了吧，吃饭，吃饭，都给你们做好了。”

姜明浩的妈妈周桂清连声道谢，又说不麻烦了，我们自己做。梁队长笑了，“自己做？不是瞧不起你们城里人，俺农村大锅你会使呀？早给你们把饭做好了，也没啥好吃的，肯定能让你们吃饱。”他朝门外喊了一嗓子：“二霞她妈！把饭盛过来吧。”然后，他拉起姜洪轩的手，“走，姜老师，到俺屋里去，俺给你接风。”他一眼看见姜明浩，“这是你的大小子吧，长得真帅气，走，也一块过去吧。”

“算了，他还是个孩子。”姜洪轩客气地说。

“在你们城里人眼里是孩子，在俺农村，他可是个整劳力哩。”梁队长摆了摆手，带头向对面屋走过去。

周桂清帮着梁队长的老伴往里屋里端饭，姜明浩和爸爸跟着梁队长进了对面屋。

对面屋里的两间房是通透的，直通通的一铺大炕，中间用两个柜子隔开。梁队长把姜洪轩爷俩儿让到炕上。炕上放着一个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小桌子，桌上是一盆玉米面贴饼子，一盆玉米面粥，一碟萝卜条咸菜，一碟大酱，还明晃晃地摆着一盘炒鸡蛋，一壶酒，两个白瓷酒杯。梁队长把两个酒杯倒满，用筷子点了点炒鸡蛋，眯着眼睛对姜洪轩说：“特意给你炒的。”

姜洪轩很过意不去，欠了欠身子，连说谢谢。梁队长把酒杯端起来：“谢啥，既然是给你接风，还不弄个像样的菜，如今也买不着肉，炒盘鸡蛋凑合吧。”他也没让姜洪轩，自己先喝了一口。姜洪轩也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小口，说他不会喝酒。梁队长也就不再让了，自己吱儿吱儿地又喝了几口。他让姜明浩自己动手盛饭，又用筷子点着姜洪轩说：“公社交代俺了，说你是省城学校的老师，成分高，下放到俺这疙瘩劳动改造，还让俺对你家小心点……”没等话说完，他夹了一口鸡蛋塞进嘴里。姜洪轩陪着笑脸，连连说道：“那是，那是，我一定老老实实，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”

梁队长把小酒杯往桌子上一墩，“啥再教育，俺弄不懂，你说，你一个教书老师，俺一个农民，让俺咋教育你？”

“我是‘黑五类’，要在思想上深刻改造。”姜洪轩脸上露出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。

“噫，不就是富农嘛。”梁队长又喝了一口酒，“俺知道以前的富农是咋

回事，那也是精打细算，勤劳致富，俺家是贫农倒不假，可俺爹连地都种不好，不受穷怨谁？”

姜明浩吃了一个贴饼子就放下了筷子。他不是不饿，而是实在吃不下去，心口处像有一块石头堵着。听了两个大人的一番话，他憋屈得直想哭，在心里不住地问自己：为什么？这一切是为什么？

梁队长仍然喋喋不休说着：“也多亏了新社会，土改那年让俺入了党，又让俺当了十多年的生产队长。俺没文化，就让孩子全去念书，现在，俺家二霞还在公社念中学呢。”他东一句西一句，姜洪轩听了想笑又不敢笑，接他的话茬说道：“其实，书念多了有啥用？”

他有点不高兴了，瞪了姜洪轩一眼：“咋没用，写写算算哪样能离开？亏你还是个当老师的，别人批‘读书无用论’，你可不能跟着起哄！”

“为啥？”姜洪轩觉得这个梁队长挺有意思。

梁队长顺着自己的想法接着说：“这‘文化大革命’啥都好，就是不让小孩子念书了，俺总觉得不对劲，还弄到农村来遭罪，也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咋捉摸的？”

看着眼前这个纯朴的梁队长，姜洪轩的心情有些放松了，主动敬了他一杯酒，然后就醉了，一头倒在炕上。姜明浩把爸爸搀回了屋。

大石村第一个夜晚，爸爸醉酒后鼾声如雷，姜明浩睁着一双眼睛，翻来覆去无论如何也睡不着。他的脑海里像演电影一样，场景不断变幻着，而人物只有胡莉一个人，最后，画面定格在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景：那是初二开学的第一天，刚响过第一堂课的铃声，班主任白老师把胡莉领进了教室。姜明浩第一眼看见她，心里不免一动——一双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小鼻子小嘴，头发天生自然卷儿，梳成两个稍微翘起来的小辫儿，活像商店里摆放着的洋娃娃——从小到大，他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生，一种异样的感觉刺激着他的神经……

爸爸一声呼噜打断了姜明浩的思绪，他翻个身，告诉自己别再瞎想了，赶紧睡觉，可一闭上眼睛，大脑里的“电影”又接着演下去：

白老师介绍胡莉是从别的学校转过来的，话音刚落，同学们就发出一片嘘声。她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还穿了一身草绿色军装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军装成了革命的化身，满大街都是草绿色，特别是红卫兵小将们，都以穿一身绿军装为荣耀。可是商店里卖的草绿色布料，不是偏绿就是偏黄，做出来根本

不像军装。而胡莉穿的这身军装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绝对是正宗的军装。大家羡慕得直啧啧，于是，种种猜测就出来了……最后，是夏晓君把谜底揭开了：她爸是部队的大干部。大家又议论她头发上的卷儿：一个中学生，还敢烫头发？最后，还是夏晓君给纠正过来：人家是自然卷儿，天生就长得那样。

夏晓君咋知道这么清楚？因为他和胡莉是同桌。上了初中后，夏晓君一直是他自己一张书桌，谁也不愿意和他坐同桌，因为他爱给人起外号，女生都躲着他。白老师让胡莉和他坐同桌，这小子大鼻涕泡儿差点乐出来，不但没给她起外号，还天天献殷勤，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。而且，他还经常发布有关胡莉的消息，比如，没过两天，他就向姜明浩显摆：“信不？胡莉天天搽雪花膏。”

“你咋知道？”姜明浩挺奇怪。

“我闻出来的呗。”他抽了一下鼻子，又说，“和我妈抹的一个味。”

秦大可取笑他：“别把她当成你妈啦。”要在平时，听了这话，夏晓君准保不让份儿，两人免不了又是一顿吵闹，可此时他正春风得意，不但不生气，嘴里还振振有词：“有的人，吃不着葡萄，说点酸话，我大人有大量不计较。”他还没忘奚落姜明浩几句：“人家那字，写得才叫有功夫，我看，要是用筛子筛，要不，全漏下去，要不，一个也漏不下去，为啥？全是一般大，我看哪，比你写的强多了。”

姜明浩心里清楚，胡莉的字只能叫工整，一笔一画，规规矩矩，不谦虚地说，照自己的字可差远了。确实，早在学龄前，爸爸除了教他学会拉二胡，还让他拿起了毛笔，从柳公权的《玄秘塔碑》开始临摹，几乎未曾间断过。上小学的时候，他的书法作品就在市少年宫展览过。刚上初中，学校负责宣传的孙老师就把他调到学校板报组，后来还当上了组长。

没过几天，孙老师也发现胡莉的字写得好，也让她进了学校板报组，和姜明浩成为了“革命战友”。从此，两人开始了进一步的接触……

以后，以后又怎么样了呢……姜明浩仔细回味着那些美好的日子：

尽管两人在一个板报组，姜明浩却不好意思主动和她说话。他很有自知之明，自己家庭出身不好，人家是部队干部子女，他内心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。

胡莉倒是一个挺大方的女生，看到姜明浩一手漂亮的仿宋体后，她大声惊呼起来。除了赞不绝口，还要拜他为师，跟他学写美术字。说来也怪，她越是主动，姜明浩越觉得不好意思，每次写板报的时候，都是她说得多，他

几乎成了听众。而每次她写完自己的版面后，就站在他身后，专心致志看他一笔一画写字。每当这时，姜明浩就会觉得自己背上痒痒的，好像有千万根针扎他一样。背后总有一双漂亮的眼睛盯着，脑子里难免走神儿，终于有一天，他出错了，要不是胡莉的提醒，险些酿成反革命事件。

那天，姜明浩往板报上抄写一篇大批判稿，其中的一句毛主席语录，让他写成了“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。当时他没发现，等写完开始收拾东西时，胡莉在他身后惊叫了一声：“错了！”随后她马上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姜明浩没在意，抬头往黑板上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哪儿错了？”

胡莉一步冲到前面，用手指了指那一行字，又慌忙向四周扫了一眼，顾不上去拿黑板擦，挽起袖子，飞快地把那行字擦掉了。然后，她捂着胸口，压低嗓子说：“哎呀妈呀！差点让你写成了反动标语！”

姜明浩看明白了，脑门上顿时冒出了冷汗。“文革”开始以来，他听过许多反动标语事件，就连一种凉鞋的鞋底上，也被发现印成诬蔑共产党的字样，闹得全市沸沸扬扬，谁也不敢穿那种凉鞋了，又不敢乱扔，只好藏在家里。刚才他明显写的是反动标语，多亏旁边没人，否则的话，他怎么能说清楚不是故意的？

胡莉拍打了几下袖子上的粉笔屑，催促姜明浩：“趁着没人，赶快重新写上。”

姜明浩清醒过来，拿黑板擦把胡莉刚才擦抹的地方擦干净，重新写上毛主席那句语录。然后，他垂着双手，心神不定地看着胡莉，不知道她会怎么对待刚刚发生的事。

看着姜明浩惊魂未定的样子，胡莉想笑，又怕他难为情，小声安慰他：“吓坏了吧，你放心，这个秘密……”她指了指天，又指了指地，“天知地知……”又指了指他和她自己，“你知我知。”停了一下，她又说：“不过，有个条件……你要教我写字，我想学，嗯，想跟你学那种仿宋体。”

姜明浩麻木地点了点头，胡莉晃着脑袋满意地笑了。

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把两人的心连起来，两人变得无拘无束起来。特别是姜明浩，他对胡莉由感激而开始有了好感，忍不住偷偷窥视她。女孩子身体发育得早，十四岁的胡莉，俨然长成了一个姑娘，饱满的乳房把上衣绷得紧紧的，浑圆的臀部微微向上翘起。每当目光从她身上扫过，他的身体便出现莫名其妙的躁动，而她身上特有的少女青春气息，

更让他心神不定。上课的时候，他经常会心神不安，盼着快点到出板报的时间，好和她近距离待在一起。

姜明浩属于心理焦躁，其实，板报组的任务很多。除了每周一期的大批判专栏，孙老师还要求，电台一有重要新闻发表，板报组的同学要立刻赶到学校，当天不管多晚，一定要把大标语写出来，如果有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，不但要连夜把庆祝标语写出来，而且还要张贴出去。

这天晚上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中又传出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伟大指示，板报组的人马上赶到学校，抓紧写完标语，又四处张贴出去。大家忙完后已经半夜了，孙老师交给姜明浩一个“任务”：让他送胡莉回家。而且还告诉他，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全由他负责。

姜明浩心里偷着乐，当着孙老师的面，他没敢太多地表露出来，再说，他也不知道胡莉愿不愿意，所以，他两眼看着胡莉，没有马上答应孙老师。

胡莉瞪了他一眼：“看啥看！这是孙老师交给你的革命任务，又不是我求你。”

“你这丫头片子，这么厉害，告诉你，姜明浩同学老实，可不许欺负人家。”孙老师笑咪咪地看着两个人。

“咱哪敢哪，人家是大书法家，不欺负咱就不错了。”胡莉脖子往旁边一扭，不再看姜明浩了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太晚了，赶快走吧。”孙老师推了胡莉一把，又叮嘱姜明浩，一定要把胡莉送到家门口。

出了校门，姜明浩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的甜。

正是早春的季节，夜深人静，月明星稀，一阵微风轻轻吹过，拂在脸上，沁到心里，让人从里到外全都清爽起来。

两人走在大街上，姜明浩不时地斜眼瞟着胡莉，看她噘着嘴，他没敢主动说话。

胡莉把脸转过来，冲着姜明浩喊了一句：“讨厌！要看就好好看，别把眼睛看歪了。”说完她自己扑哧笑了。

“我以为你真生气了呢。”姜明浩松了一口气。

胡莉白了他一眼：“本来嘛，非得让孙老师说，你就不能主动提出来送我？真应该好好斗私批修。”

“也不知道……你愿不愿意。”姜明浩支支吾吾地说。

“没良心，人家白对你好了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她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多亏是夜晚，姜明浩没看出来。

姜明浩心里明白了，他不能再沉默了，一定要把自己对她的好感说出来，可话到嘴边，他又迟疑起来：“我知道……其实，我早就对你……”

“对我早就啥？”胡莉心里一阵喜悦，听他停住不往下说了，急着追问道，“说呀！”

“你不了解咱家情况……咱家，家庭出身不好，我不好意思……怕你嫌弃……”他想解释清楚一点，让她明白他的想法。

“其实，我也早就想和你好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家庭出身咱们无法选择，但是革命道路自己可以选择，你那么有才华，将来一定会有美好的前途，姜明浩，我相信你。”

“胡莉，你真这么想？”姜明浩激动忘情地说。

“我向毛主席保证！不信，咱俩拉钩！”说完，她伸出小手指，朝他晃了晃。姜明浩没犹豫，也伸出了小手指。两个手指轻轻地钩了一下，下意识地要松开，却又紧紧钩在了一起……

想到这里，姜明浩下意识地动了动手指，心里甜甜的，不由得咧开嘴笑了。他赶紧收回自己的思绪，可那份甜蜜的感觉，让他像做梦一样不愿停下来。

这天晚上，一对青春少男少女，手指相钩，一路走着，他们谁也没再说话，默默传递着彼此朦胧的情感。

忽然，她开口说话了：“我想唱歌。”

“那就唱呗，反正又没人。”

“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唱。”

“男女声二重唱？”

“讨厌！”接着，她先唱了起来，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……”

姜明浩随着也唱起来：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

唱了一遍，停了下来，胡莉说：“我特别喜欢这首歌，唱着唱着就想哭。”

他说她多愁善感，像个资产阶级大小姐。

“讨厌！不理你了。”她抽出自己的小手指，紧接着把他的手拉住了……

……一阵困意袭来，姜明浩连打了两个哈欠，带着甜蜜渐渐进入了梦乡……

三

为了是否继续上学，姜明浩和爸爸产生了分歧。

离开学校前，姜明浩办了转学手续，准备到农村后接着把中学念完。从丹阳市一路过来的路上，他想了很多很多，没等到地方，他就改变了主意：“今生今世再也不念书了！”

姜洪轩不赞同儿子的想法，坚持让他把中学念完：“最起码应该有个中学文凭，否则的话，一辈子咋交代？”

“自己的事，和谁交代？再说，当农民要中学文凭有啥用？”姜明浩态度坚决地说。

周桂清帮儿子说话：“不念就不念吧，学校在公社，能不能上课还不知道，跑那么老远的路，我看是白搭工夫，还不如早点学着干农活。”

“我不同意！”姜洪轩涨红了脸，声调都变了，“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难道让我的儿子也成为白痴！”

周桂清惊呆了，两眼直直地看着老伴……姜洪轩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马上低下头，嘴里重复着老伴刚才的话：“不念就不念吧……说得对，念完又有啥用？”

姜明浩心里一阵难过，他从没看到爸妈之间红过一次脸。

姜明浩有一个比较温馨的家。爸爸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科大学的毕业生，在一所高中当老师，教化学课，是市里的特级教师。妈妈在居委会当主任，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性格开朗，天生一副热心肠，家里家外没有她不操心的地方。家里虽然不算富裕，但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即使爸爸的学校决定他们举家下放到农村，妈妈也没露出一丝埋怨，反倒劝爸爸别着急上火，当时她说了一句话，姜明浩一直记着：“不管到哪儿，只要咱们全家人在一起，再难的坎也能迈过去。”

过了几天，姜明浩的情绪稳定了，他给夏晓君写了一封信。夏晓君回信的第二天，他也收到胡莉的来信。他迫不及待地打开，看完后，他大失所

望。

胡莉的信很简短——

姜明浩同学：

你寄给夏晓君的信我看到了，谢谢你的问候。

学校的形势一派大好，同学们都停课闹革命了，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。我还在学校板报组，每天有写不完的大批判稿，真有点战火硝烟的感觉。孙老师还总提起你，说你到了农村不知怎么样了？

农村的生活如何？我想，也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吧。希望你能刻苦改造世界观，狠斗私字一闪念，做一个新时代的农民。

此致

敬礼

胡 莉

八月六日

该不该给她写回信？姜明浩犹豫起来。如果写，说什么呢？她在信中似乎已经表明，不会再继续他们之间的感情了，何苦再去乞求她，再说，爸爸戴着“黑五类”的帽子，以后如何还是未知数，他不想让她也跟着受牵连；如果不写，就意味着和她割断联系，从此天各一方。听到广播里李玉和那句“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不是一条路”，他终于下了决心，不给她写回信！可心里那份痛苦和酸楚紧紧攥着他的心。

姜明浩拿出胡莉的照片，回想起离开丹阳市的前一天……

犹豫了一上午，他决定去见胡莉最后一面。她家在一个部队大院里，门口有当兵的站岗。他在大门前转来转去，到底没敢进去，最后，垂头丧气回来了。他刚到家不一会儿，胡莉就来了。姜明浩的家紧临一条胡同，胡莉站在胡同里喊“姜明浩”，他在屋里听见了，推开房门走出来。

胡莉冲他摆着手：“姜明浩，你过来……”

姜明浩走到她面前，她把头低下，却不说话。他想对她说很多的话，张了几次嘴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这时候有人路过，用奇怪的眼神瞅他们俩，胡莉转身就往回走，姜明浩快步跟在她身后。到了胡同口，她站住了，他也跟着站下来。